

蔣經國 與 蘇聯

蔡省三著



蔣經國與蘇聯

著者：蔡省三

出版者：草原出版社

發行者：時代圖書有限公司

ERA BOOK COMPANY LTD.

香港九龍彌敦道五〇〇號一樓

1ST FLOOR, NO. 500, NATHAN ROAD,

KOWLOON, HONG KONG.

TEL 3-308884, 3-308932

印刷者：大眾橡皮印刷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六五九號八樓

DAH CHUNG OFFSET PRINTING CO.

659, KING'S ROAD, 7TH FL., H.K.

TEL 5-614586

九七六年六月版



蔡省三近影



一九四四年，蔣經國與蔡省三在重慶幹校與其他幹部合影。前排左起第一人是蔡希曾（省三），任三青團書記。第四人是蔣經國，任教育長。



一九四五年，蔣經國與宋子文等抵達莫斯科談判。（有。者為蔣經國）



蔣經國與俄國太太蔣方良合照。



蔣經國與俄國太太蔣方良及女兒合照。



一九三八年（民國廿七年）
蔣經國由蘇聯回國後與蔣介
石攝於重慶。



蔣經國十四歲時（民國十二年，公
元一九二三年）與蔣介石合照。



蔣經國授勳美國太平洋總司令馬侃上將。



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，蔣經國強調與美國結盟，絕不與蘇聯往來，也絕不和中共和談妥協。

目錄

一、人們關心的一個問題

——「蔣經國會投靠蘇聯嗎」？

二、蔣經國留蘇十三年的六個特點

三、蔣經國「留蘇報告」之謎

——揚蘇之長以「媚蘇」乎？揭蘇之短以「反蘇」乎？

四、贛南時期的一三部曲

——大學蘇聯模式·大用留蘇同學·大捕赤化分子

五、對於「德蘇互不侵犯協定」的奇妙反應

六、代表赴蘇簽訂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」的如意算盤

七、出任「東北外交特派員」的幻夢

八、歡迎「外蒙古代表團」

九、在重慶「反蘇」大遊行中的尷尬處境

十、在廬山一片「親美」聲中的「媚蘇」插曲

十一、金陵餘舊夢「反蘇」復「媚蘇」

十二、並非結論的幾點歸納

附錄

- 一、關於戰俘回台的問題
- 二、蔣經國經歷的「四有四了」
- 三、台灣孫中山的信徒們，何去何從？

一、人們關心的一個問題——

「蔣經國會投靠蘇聯嗎？」？

「蔣經國會投靠蘇聯嗎？」

「你對蔣經國有較深的了解，你可否談一下你對蔣經國的看法？」

——我和某些舊識與新交攀談，每每都被詢及這類問題。由此可見，人們對於蔣經國先生的動向，特別是他同蘇聯的關係和他對蘇聯的態度，是非常關心的。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因為蔣先生是台灣當前的首腦，他若是投靠蘇聯，勢必把蘇聯的勢力引進台灣，由此必將助長蘇聯對中國的滲透，必將助長蘇聯在亞洲的稱霸，從而加劇大陸與台灣之間的矛盾，加劇台灣海峽、東南亞以至西太平洋的緊張局勢。所以，蔣經國投靠蘇聯與否，是關係到當前世界局勢的一個非同尋常的問題。

蔣經國是否會投靠蘇聯，或者是他已經和蘇聯有所勾搭，至今，尚無顯著的

事實，可作確鑿的論斷。

蔣先生本人曾經公開強調：「我們絕不與蘇聯往來。」（見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台灣「中央日報」）對於蔣氏這種表態，外界有兩種看法。一種看法，認為這是欲蓋彌彰的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。」，這正是掩蓋他同蘇聯的勾結。其理由是：蔣經國曾經留蘇達十三年之久，又娶了一位俄國太太，蔣氏個人的歷史感情深深扎下了「親蘇」的根子。還有，現實的情勢，眼看美國將進一步改善和中共的關係，勢將放棄對台灣政權的支持。蔣經國要另找外力做後盾，只得投蘇。同時還舉出一些事例作憑証，有如：蘇聯特務維塔利·葉夫根尼維奇，化名維克托·路易斯，一九六八年十月以「記者」名義進入台灣，會晤了蔣經國；以後路易斯又多次潛入台灣，和蔣經國作過「高度機密」的接觸，據說最近一次是去年十二月。又傳聞蔣氏的俄國太太蔣方良曾經歸寧莫斯科，受到蘇聯權要的接待。還有曾經公開聲稱「可以考慮」和蘇聯「互相利用」，表示「願和魔鬼握手」的周書楷，已成為蔣經國的左右親信。另一件衆所周知者，就是台灣報刊上的「反共抗俄」已換成「反共復國」；而蘇聯也不再稱台北政權爲「蔣匪幫」了。如此等等。於是就肯定了蔣經國不但不是像他自己所說的，「絕不」與蘇俄往來，而是

暗地裏「不絕」地和蘇聯勾搭搭。這種看法，我簡稱它爲「蔣經國媚蘇論」。

另一種看法，則認爲蔣經國說的「絕不與蘇聯往來」，是可信的，蔣經國繼承蔣介石的「傳統」，一定是堅持「反共抗俄」的。還有台灣的大多數國民黨人士，特別是「元老派」，他們都懷恨蘇聯，夙具反蘇成見，他們決不會同情蔣經國倒向蘇聯。再說，美國也不會讓蔣經國投蘇。因此，蔣經國上台後，多次在重要的集會上，都反覆強調「緊閉與共匪和談與蘇俄往來的二扇大門。」由此認爲蔣經國決不至於投靠蘇聯。這種看法，我簡稱之爲「蔣經國反蘇論」。

蔣經國究竟是：「媚蘇一乎？」反蘇一乎？

我個人對蔣氏當前在台灣的真實意向，不甚了了；我熱望去台灣採訪一下又不可得。所以，我對這個問題，暫且不願作主觀、片面、簡單、輕率的斷語。但是，我曾經和蔣先生共事十餘年，對於他同蘇聯歷史關係的真實內情，對於他對蘇聯所採取的根本立場和態度，我有所了解。尤其是圍繞着蘇聯的本身問題和中蘇關係問題，我和蔣先生有過共鳴，也有過分歧，還有過激烈的爭論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因此，我將根據我的切身經歷和感受，來歷史地回顧並探索一下——「蔣經國與蘇聯」。我要舉出我之所見所聞以及和蔣先生一同參預的一些突出事

例，據實地表明蔣經國既曾經「媚蘇」，蔣經國又曾經「反蘇」。情況是交錯而複雜的。然而，媚蘇也罷，反蘇也罷，都決不是偶然的。透過現象看本質，一定可以探究它的實質性的基本的連貫的線索，明乎此，則有利於我們分析蔣經國當前的動向。我更希望蔣先生本人，着眼於大局，認真地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，毋負人們的期望，正確地堅定地作出自己的抉擇。

二、蔣經國留蘇十三年的六個特點

如所周知，蔣經國於一九二五年十五歲時赴蘇留學，到一九三七年偕同俄羅斯太太和一男一女回國，他在蘇聯渡過了十三個年頭。這個時期是一個人最寶貴的青春時期，是一個人接受教育、成長、塑型的重要關鍵，這必深刻地影響他畢生的感情、志趣和觀念。因此，探索蔣經國「媚蘇」或「反蘇」，都有必要從他這段歷史淵源中去尋求來由。

我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在江西贛州開始認識蔣先生的，那時他擔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，又經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派為「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」。我在「中央青幹班第一期」畢業，派到江西支團部擔任宣傳大隊長，從此做了蔣先生的部下。繼而他創辦「江西青年日報」，他任社長，我任總編輯。隨後同他到重慶創辦「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」，抗戰勝利後又隨

他到南京，直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到杭州。長時間我們一起共事。根據我個人所感觸到的，蔣先生留蘇這一階段總的情況，似乎可以概括爲「六個特點」。基於留蘇，因而在蔣先生日後政治活動中的作用，很明顯地表現出「兩重運用」。

六個特點，簡言之是——

去蘇留學，父命的依附性；

在蘇受訓，思想的偏狹性；

留蘇工作，待遇的冷酷性；

旅蘇生活，艱苦的嚐試性；

居蘇結婚，愛情的脆弱性；

離蘇回國，被動的適應性。

「兩重運用」，就是「媚蘇有其緣」與「反蘇有其道」。

一、去蘇留學的特點：蔣經國去蘇聯留學，年僅十五歲，思想肯定未臻成熟；而且是官門子弟，自幼嬌生慣養。他勢難猛然意識到爲獻身「革命」，而求學異域。同時，蔣老先生庭訓又極端嚴厲，那時對幼子每日讀些什麼書，練多少字，都有嚴格的規定，當然不容許他東奔西跑。他是到廣州叩見父親後，才得到介紹

「特准考取」孫逸仙大學而赴蘇的。

蔣經國爲何去蘇留學呢？蔣先生的留俄同學黃中美，（是我贛南時的老友，現在上海。）曾經向我談過一段故事。黃中美也是二九二五年在上海登程赴蘇的，他和蔣經國一同上船，黃是寧波人，和蔣攀上同鄉，兩人很相投，相約今後互相照顧。有一天黃見蔣獨自啜泣，黃問蔣爲何原故，蔣告訴黃：他很懷念在溪口的母親，母親疼愛兒子，不願他遠走。離家時，母親依依不捨，抱頭痛哭。但是，父親（蔣介石）在廣州曾經嚴詞訓誡他，這回一定要立志出國「深造」。台灣「中央社日報」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所刊蔣氏的簡歷，也說：「……十六歲時，奉蔣公命，前往蘇俄深造，……」由此可見，蔣經國去蘇，是仰承蔣老先生的意旨。老先生的動機又何在呢？說來似乎話長。但作一個概略的觀察，蔣府的傳統，也有其明顯的特徵：蔣老先生自己早年留日、繼而去蘇，爾後親美；蔣夫人宋美齡留美；長子留蘇；次子留德又留美；……總之，這一貫地表明了尋求「外力」做後盾，是蔣氏「治國」的家傳秘方。正是這種秘方必然會導致一種對外的「依附性」。也就是很多人所說的「媚外性」「買辦性」。所以，我認爲蔣經國去蘇留學是「父命」之所臻，「父命」者，服從乃父也。我跟蔣先生一起辦「中央幹